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第三十九回 祭帥旗奸臣代畜 挑華車勇士遭殃

詩曰：報應休爭早與遲，天公暗裡有支持。不信但看奸巧誓，一做羊來一變豬。

卻說王貴領山下，暗想：「這個差使卻難！那番營中有豬，也不肯賣與我。若是去搶，他六七萬馬，那裡曉得他的豬藏在那裡？不要管他，我祇捉個番兵上去，權當個豬繳令，看是如何？」想定了主意，一馬來至營前，也不言語，兩手搖刀，衝進營中。那小番出其不意，被他一手撈翻一個，挾在腰間，拍馬出營，上荷葉嶺來。恰好遇著牛皋下山，看見王貴捉了一個番兵回來，牛皋暗想：「嚇！原來番兵當得豬的，難道就當不得羊？且不要被他得了頭功，待我割去他的豬頭。」遂拔劍在手，迎上來道：「王哥，你來得快嚇！」王貴道：「正是。」兩個說話之間，兩馬恰是交肩而過，牛皋輕輕把劍在小番頸上一割，頭已落地。王貴還不得知，來到山上。諸葛英見了，便道：「王兄，為何拿這沒頭人來做甚麼？」王貴回頭一看道：「呀！這個頭被牛皋割去了。」就將屍道一丟，回馬復下山來。

行至半路，祇見牛皋也捉了一個小番來了。那牛皋看見了王貴，就勒住馬，閃在旁邊，叫聲：「王哥請便。」王貴道：「世上也沒有你這樣狠心的人！你先要立功，怎麼把我拿的人割了頭去？」牛皋道：「原是小弟不是！王哥，把這一功讓了我罷！」王貴拍馬競去。牛皋來至大營前，叫家將：「把這羊綁了。」牛皋進帳稟道：「奉令拿得一腔羊繳令。」元帥吩咐將羊收了。牛皋道：「這羊是會說話的。」元帥道：「不必多言。」牛皋暗暗好笑，出營去了。

再說王貴復至番營叫道：「再拿一口豬來！」掄刀衝進營去，小番圍將上來廝殺。王貴勾開兵器，又早撈了一個。粘罕聞報，拿了溜金棍上馬，領眾趕來，王貴已上了荷葉嶺去了，那裡追得著。王貴到了大營門首，將番兵綁了，進帳來見元帥道：「末將奉令拿得一豬在此繳令。」元帥叫張保收了豬，上了二人的功勞。

次日，元帥請聖駕至營祭旗。眾大臣一齊保駕，離了玉虛宮，來上大營。元帥跪接進營。將小番殺了，當做豬羊，祭旗已畢，元帥奏：「請聖駕明日上臺，觀看臣與兀朮交戰。請王元帥報功，李太師上功勞簿。」天子准奏，眾大臣保駕回玉虛宮，不表。

再說兀朮在營中對軍師道：「岳飛叫人下山，拿我營中兵去當作福禮祭旗，可恨可惱！我如今也差人去拿他兩個南蠻來祭旗，方泄我恨。」軍師道：「不可！若是能到他山上去拿得人來，這座山久已搶了。請狼主免降此旨罷。」兀朮想道：「軍師此言，亦甚有理。這山如何上去得？我想張邦昌、王鐸兩人要他何用？不如將他當作福禮罷！」遂傳令將二人拿下。一面準備豬羊祭禮，邀請各位王兄王弟，同了軍師、參謀、左右丞相、大小元帥、眾平章等一同祭旗。將張、王二人殺了，請眾人同吃利市酒。他二人當初在武場對天立誓道：「如若欺君，日後在番邦變作豬羊。」不意今日有此果報。那兀朮祭過了旗，正同眾將在牛皮帳中吃酒，小番來報道：「元帥哈鐵龍送『鐵華車』至營。」兀朮遂傳令，叫他帶領本部軍兵，在西南方上埋伏，哈元帥得令而去！

次日，兀朮自引大隊人馬，來至山前搦戰。岳元帥調撥各將緊守要路，多設插木炮石。張奎專管戰陣兒郎，鄭懷單管鳴金士卒，高寵拿著三軍司令的大旗。自己坐馬提槍，祇帶馬前張保、馬後王橫兩個下山，來與兀朮交兵。祇見金陣內旗門開處，兀朮出馬，叫聲：「岳飛！如今天下山東、山西、湖廣、江西皆屬某家所管。爾君臣兵不滿萬，今被某家困住此山，量爾糧草不足，如釜中之魚，何不將康王獻出，歸順某家，不失封王之位！你意下如何？」岳元帥大喝道：「兀朮，你等不識人倫，囚天子於沙漠，追吾主於湖廣。本帥兵雖少而將勇，若不殺盡爾等，誓不回師！」大吼一聲，走馬上前，舉槍便刺。兀朮大怒，提起金雀斧，大戰有數個回合。那四面八方的番兵，吶喊連天，俱來搶牛頭山。當有眾將各路敵住。岳元帥記念有康王在山，恐驚了駕，勾開斧，虛晃一槍，轉馬回山去了。那張奎見元帥回山，即使鳴金收軍。

不道那高寵想道：「元帥與兀朮交戰，沒有幾個回合，為何即便回山？必是這個兀朮武藝高強，待我去試試，看是如何？」便對張奎道：「張哥，代我把這旗掌一掌。」張奎拿旗在手，高寵上馬掄槍，往旁邊下山來。兀朮正衝上山來，劈頭撞見。高寵劈面一槍，兀朮抬斧招架。誰知槍重，招架不住，把頭一低，被高寵把槍一撿，髮斷冠墜，嚇得兀朮魂不附體，回馬就走。高寵大喝一聲，隨後趕來，撞進番營。

這一杆碗口粗的槍，帶挑帶打，那些番兵番將，人亡馬倒，死者不計其數。那高寵殺得高興，進東營，出西營，如入無人之境，直殺得番兵叫苦連天，悲聲震地。看看殺到下午，一馬衝出番營，正要回山，望見西南角上有座番營，高寵想道：「此處必是屯糧之所。常言道：糧乃兵家之性命。我不如就便去放把火，燒他娘個乾淨，絕了他的命根，豈不為美。」便拍馬掄槍，來到番營，挺著槍衝將進去！小番慌忙報知哈元帥，哈鐵龍吩咐快把『鐵華車』推出去。眾番兵得令，一片聲響，把『鐵華車』推來。高寵見了說道：「這是甚麼東西？」就把槍一挑，將一輛『鐵華車』挑過頭去。後邊接連著推來，高寵一連挑了兩輛。到得第二輛，高寵又是一槍，誰知坐下那匹馬力盡筋疲，口吐鮮血，蹲將下來，把高寵掀翻在地，早被『鐵華車』碾得稀扁了。後人有詩吊之曰：

為國捐軀赴戰場，丹心可並日爭光。華車末破身先喪，可惜將軍馬不良。

卻說哈鐵龍拿了屍首，來見兀朮道：「這個南蠻連挑兩輛『鐵華車』，真是楚霸王重生，好生厲害！」兀朮吩咐哈元帥再去整備『鐵華車』。叫小番在營門口立一高竿，將高寵屍首吊起。此時岳爺正同眾將在山前打聽高寵下落，忽見番營門首，吊起一個屍首來。牛皋遠遠望見，叫聲：「不好了！」就拍馬衝下山去。那岳爺此時也不能禁止，忙令張立、張用、張保、王橫四人飛步下山，再命何元慶、余化龍、董先、張憲速去救應，眾將得令，一齊下山。

且說牛皋一馬跑到營前，有小番上來擋路，被他把鋼一掃一揮，那些小番好像西瓜般的滾去。直至高竿前，拔出劍來祇一劍，將繩割斷。那屍首墜下地來，牛皋抱住一看，大叫一聲，翻身跌落馬下。那些番兵見了，正待上前拿捉，卻得張憲等四員馬將、張立等四員步將一齊趕來，殺退番兵。

張立、張用前後護持，王橫扶牛皋上了馬，張保將高寵屍首馱在背上，轉身就走。又有幾個平章曉得了，領著番兵追來，被何元慶、余化龍二人回馬大殺一陣，錘打槍挑，傷了許多人馬，番兵不敢追趕。眾將一齊上了牛頭山。那兀朮得報，領人馬飛風趕來，這裡已經上山了。兀朮祇得回馬轉去，自忖：「這些南蠻，有這等大膽，又果然義氣，反傷了某家兩員將官，殺了許多兵卒。」祇得叫小番收拾殺傷屍首，緊守營門，不表。

再說眾將將牛皋救得上山，牛皋大哭不止，連暈幾次。人人淚落，個個心傷。高宗傳下聖旨：「高將軍為國亡身，將朕衣冠包裹屍首，權埋在此，等太平時送回安葬。」岳元帥又命湯懷住在牛皋帳中，早晚勸他不要過於苦楚。湯懷領令，自此就在牛皋帳中同住，不提。

卻說兀朮一日在帳中呆坐思想，忽然把案一拍，叫聲：「好厲害！」軍師忙問：「狼主，有何事厲害？」兀朮道：「某家在這裡想前日被高寵一槍，險些喪了性命，有本事連挑我兩輛『鐵華車』，豈不厲害！」軍師道：「任他厲害，也做了個扁人。臣今已想有一計捉拿岳南蠻，不知狼主要活的，還是要死的？」兀朮聽了此言，不覺心中不然起來，臉色一變，說道：「軍師，你在那裡說夢話麼？前日某家要拿他兩個小卒來當福禮，你說：『若能拿得他的人來，久已搶了牛頭山了。』兩個小卒尚不能拿他，今日怎麼說出這等大話來，豈不是做夢？」哈迷蚩道：「凡事不可執一而論！要上山去拿小卒，實是煩難。要拿岳南蠻，臣卻有一計。任那岳南蠻有通天本事，生死俱在吾手中。」兀朮忙問：「軍師，有何奇計拿得岳南蠻？」哈迷蚩不慌不忙，伸兩個指頭，說出這個計來。有分教：少年英俊，初顯出崢嶸頭角；幾千番卒，似群羊入虎口中。

正是：茅廬已定三分鼎，助漢先施六出奇。不知哈迷蚩有何計拿捉岳元帥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